

方師鐸先生贈書專櫃整理書信選

編者按：近日「方師鐸先生贈書專櫃」接獲方先生女公子謙亮小姐送來一批方先生夫婦與留在大陸的長公子謙光先生闊別三十幾年之後，最早透過美籍梅維恒先生，後來經由東海校友艾佳璉小姐的攜帶及轉寄雙方的書信，這些書信或可提供有意研究方先生的資助，本刊將逐一地整理披露。本次先刊載方先生接獲梅維恒先生傳達關於留居大陸的長公子訊息之後的惶恐心情，謙光先生則透過文字，傳達他收到第一封家書的心情，以及三十多年來對父母的思念，可謂真情流露，字字感人。

方師鐸給梅維恒先生的信一

梅維恒先生：

先後接到您兩封信：一封是 1981 年 8 月 16 日，一封是 1982 年 4 月 9 日；附寄的像片也都收到，很感謝你對老朋友的熱心。

我接到那兩封信之後很徬徨，不知該怎麼辦。我很想回信，又怕引起不良的後果。你知道，我們都是很軟弱的小老百姓，沒有外國人的身份，爲了顧及雙方家人的安全，我做事不得不特別的謹慎。請您把我寫的這封信轉寄給吳曉鈴或方謙光，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近況。我的通信地址，目前仍然是：台灣·台中市·東海大學·東海路 17 號。

我已於兩年前在東海大學退休，以「特約教授」的身份，兼任中文研究所的所長，教三門課，此外還兼華語中心的主任。由於行政工作太多，視力不佳，年齡太大(今年已滿 70 歲)，所以我決定：今年暑假後，辭去一切的行政職務和教書工作，遷移到東海大學的退休人員宿舍裡，安渡我的餘年。

內人跟我同歲，今年也是 70 歲。她的視力和健康都比我好，每天都畫中國畫和寫中國字，偶爾也作中國古詩、詞。我就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了，希望暑假以後能改變我的工作。

方謙光的妹妹方謙亮現在和我們住在一起，她在華語中心教中國話。

最近要去歐洲旅行，她有封信給方謙光，麻煩您代轉。吳曉鈴有住在印度的老朋友--楊允元，現在東海歷史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已經來東海兩年了，可能還有一年，就要回美國去。您的老朋友楊承祖教授，早就離開東海去台大了，他今年休假，每星期都要從台北坐飛機到高雄新成立的中山大學去教書。他的住址是：台北市溫州街 16 巷 1 號 4 樓。

我在東海大學服務了 20 多年，很喜歡這個優美而富於人情味的環境。我大概不會離開東海了。問候您的夫人和公子。

方師鐸 06,12,1982.

第一封家書

方謙光

記得小時候爺教我念過一首杜甫的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因為那個時候我太小，還無法理解詩中的全部涵義。

我出生于 1940 年，那正是烽火連天的年代，爸爸遠在雲南，六個月大的時候，媽媽把我從揚州帶到北京，交給爺爺奶奶撫養。據說在我四歲的時候，媽媽從雲南回北京看過我一次，可惜那時我還不大記事。有關爸爸和媽媽的印象，全憑爺爺和奶奶向我的述說。他們告訴我爸爸和媽媽是在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也就是 1946 年，跟隨爸爸的老師魏建功先生去了台灣。另外，爸爸還有一位最要好的學友--吳曉鈴。這就是我所能知道的有關爸爸和媽媽的全部。

1960 年爺爺和奶奶相繼去世，可爸爸媽媽的影子卻總是浮現在我的腦海之中，不知他們現在在哪裡？他們到底是什麼樣子？今生今世還能否相見？

1972 年我的長子方巍已經四歲了，一次他突然向我問起他的爺爺奶奶，這深深地觸痛了我的心，一時間不知應作怎樣的回答。夜不能寐，寫下了這首名叫<無知>的小詩：